過秦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過秦論
作者：賈誼　西漢

本作品收錄於《史記/卷006》和《漢書/卷031》以及《古文觀止#卷六　漢文》

上

秦孝公據崤函之固，擁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，以窺一作「而窺」周室。有席卷天下，包舉宇內，囊括四海（之意），并吞八荒之心。當是時（也），商君佐之；內立法度，務耕織，修守戰之具一作「備」；外連衡而鬬諸侯。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孝公既沒，惠文、武、昭襄一作「惠王、武王（無昭王）／惠文、武王、昭襄／惠文王、武王、昭王」蒙故業，因遺策，南取一作「兼」漢中，西舉巴蜀，東割膏腴之地，（北）收要害之郡。諸侯恐懼，會盟而謀弱秦，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一作「肥美」之地，以致天下之士，合從締交，相與為一。當此之時一作「當是時」，齊有孟嘗，趙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：此四君一作「賢」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寬厚而愛人，尊賢（而）重士。約從離衡一作「連衡／離橫」，兼韓、魏、燕、楚、齊、趙、宋、衛、中山之衆一作「兼韓、魏、燕、趙、宋、衛、中山之衆」。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一作「甯越」、徐尚、蘇秦、杜赫之屬為之謀，齊明、周最、陳軫、召滑一作「昭滑／邵滑」、樓緩一作「樓綏」、翟景、蘇厲、樂毅之徒通其意，吳起、孫臏、帶佗一作「帶他」、倪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頗、趙奢之倫一作「朋」制其兵。嘗以十倍之地、百萬之眾叩關一作「嘗以什倍之地、百萬之師仰關／常以十倍之地、百萬之事仰關」而攻秦。秦人開關（而）延敵，九國之師（逡巡）而不敢進。秦無亡矢遺鏃之費，而天下諸侯已一作「固已／已」困矣。於是從散約敗一作「解」，爭割地而賂一作「奉」秦。秦有餘力而制其弊一作「敝／斃」，追亡逐北，伏尸百萬，流血漂櫓一作「鹵」，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山河一作「河山」，強一作「彊」國請服，弱國入朝。

延及孝文王一作「孝文」、莊襄王，享國（之）日淺，國家無一作「亡」事。

及至始皇一作「秦王」，奮一作「續」六世之餘烈，振長策而御一作「馭」宇內，吞二周而亡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執敲扑一作「棰拊／敲朴」而鞭笞天下，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一作「粵」之地，以為桂林、象郡，百越一作「粵」之君俯一作「俛」首係頸，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，卻匈奴七百餘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，士不敢彎弓一作「士亦不敢貫弓／士亦不敢彎弓」而報怨。於是廢先王之道，焚一作「燔」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。隳名城，殺豪傑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陽，銷鋒鏑，鑄以一作「鑄鐻，以」為金人十二，以弱天下一作「黔首」之民。然後踐一作「斬」華為城，因河為池一作「津」，據億丈之城，臨不測之淵一作「川／谿」以為固。良將勁弩，守要害之處，信臣精卒，陳利兵而誰何。天下已一作「以」定，始皇一作「秦王」之心，自以為關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。

始皇一作「秦王」既沒，餘威震於一作「于」殊俗。然一作「（無）／然而」陳涉甕一作「甕」牖繩樞之子，氓一作「甿」隸之人，而遷徙之徒也一作「而遷徙之徒／遷徙之徒也」。才一作「材」能不及中人一作「庸」，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賢一作「知」，陶朱、猗頓之富（也）。躡足行伍之間一作「閒」，（而）倔起阡陌之中一作「崛起什伯之中／免起阡陌之中／俛仰仟佰之中」，率疲弊之卒一作「帥罷散之卒／率罷散之卒」，將數百之衆，轉而攻秦一作「而轉攻秦」。斬木為兵，揭竿為旗，天下雲集回響一作「雲會響應／雲合嚮應／雲集而響應」，贏糧而景從，山東豪俊遂並一作「竝」起而亡秦族矣。

且（夫）天下非小弱也；雍州之地，崤函之固自若也。陳涉之位，非尊於一作「不齒於」齊、楚、燕、趙、韓、魏、宋、衛、中山之君（也）；鉏耰一作「櫌」棘矜，非銛於鉤戟長鎩也一作「非錟於句戟長鎩也／不敵於鉤戟長鎩也／非銛於句戟長鎩也」；謫一作「適」戍之衆，非抗於一作「非儔於／不亢於」九國之師（也）；深謀遠慮，行軍用兵之道，非及向一作「鄉」時之士也。然而成敗異變，功業相反，何也一作「也／（無）」。試一作「嘗試」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，比權量力，（則）不可同年而語矣。然（而）秦以區區之地，致萬乘之勢一作「千乘之權」，序一作「抑／召」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餘年（矣）。然後以六合為家，崤函為宮，一夫作難而七廟隳，身死人手，為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義一作「誼」不施，而攻守之勢異也。

中

秦并海內，兼諸侯，南面稱帝，以養四海，天下之士斐然鄉風，若是者何也？曰：近古之無王者久矣。周室卑微，五霸既歿，令不行於天下，是以諸侯力政，彊侵弱，眾暴寡，兵革不休，士民罷敝。今秦南面而王天下，是上有天子也。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，莫不虛心而仰上，當此之時，守威定功，安危之本在於此矣。

秦王懷貪鄙之心，行自奮之智，不信功臣，不親士民，廢王道，立私權，禁文書而酷刑法，先詐力而後仁義，以暴虐為天下始。夫并兼者高詐力，安定者貴順權，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。秦離戰國而王天下，其道不易，其政不改，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無異也。孤獨而有之，故其亡可立而待。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，並殷周之迹，以制御其政，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。故三王之建天下，名號顯美，功業長久。

今秦二世立，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。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，天下之嗷嗷，新主之資也。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。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，而任忠賢，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，縞素而正先帝之過，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，虛囹圄而免刑戮，除去收帑汙穢之罪，使各反其鄉里，發倉廩，散財幣，以振孤獨窮困之士，輕賦少事，以佐百姓之急，約法省刑以持其後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，更節修行，各慎其身，塞萬民之望，而以威德與天下，天下集矣。即四海之內，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，唯恐有變，雖有狡猾之民，無離上之心，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，而暴亂之姦止矣。二世不行此術，而重之以無道，壞宗廟與民，更始作阿房宮，繁刑嚴誅，吏治刻深，賞罰不當，賦斂無度，天下多事，吏弗能紀，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。然後姦偽並起，而上下相遁，蒙罪者眾，刑戮相望於道，而天下苦之。自君卿以下至于眾庶，人懷自危之心，親處窮苦之實，咸不安其位，故易動也。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，不藉公侯之尊，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，其民危也。故先王見始終之變，知存亡之機，是以牧民之道，務在安之而已。天下雖有逆行之臣，必無響應之助矣。故曰「安民可與行義，而危民易與為非」，此之謂也。貴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身不免於戮殺者，正傾非也。是二世之過也。

下

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，繕津關，據險塞，修甲兵而守之。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，奮臂大呼，不用弓戟之兵，鉏櫌白梃，望屋而食，橫行天下。秦人阻險不守，關梁不闔，長戟不刺，彊弩不射。楚師深入，戰於鴻門，曾無藩籬之艱。於是山東大擾，諸侯並起，豪俊相立。秦使章邯將而東征，章邯因以三軍之眾要市於外，以謀其上。羣臣之不信，可見於此矣。子嬰立，遂不寤。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，僅得中佐，山東雖亂，

秦之地可全而有，宗廟之祀未當絕也。

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，四塞之國也。自繆公以來，至於秦王，二十餘君，常為諸侯雄。豈世世賢哉？其勢居然也。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。當此之世，賢智並列，良將行其師，賢相通其謀，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，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，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。豈勇力智慧不足哉？形不利，勢不便也。秦小邑并大城，守險塞而軍，高壘毋戰，閉關據阨，荷戟而守之。諸侯起於匹夫，以利合，非有素王之行也。其交未親，其下未附，名為亡秦，其實利之也。彼見秦阻之難犯也，必退師。安土息民，以待其敝，收弱扶罷，以令大國之君，不患不得意於海內。貴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而身為禽者，其救敗非也。

秦王足己不問，遂過而不變。二世受之，因而不改，暴虐以重禍。子嬰孤立無親，危弱無輔。三主惑而終身不悟，亡，不亦宜乎？當此時也，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，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，秦俗多忌諱之禁，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。故使天下之士，傾耳而聽，重足而立，拑口而不言。是以三主失道，忠臣不敢諫，智士不敢謀，天下已亂，姦不上聞，豈不哀哉！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，故置公卿大夫士，以飾法設刑，而天下治。其彊也，禁暴誅亂而天下服。其弱也，五伯征而諸侯從。其削也，內守外附而社稷存。故秦之盛也，繁法嚴刑而天下振；及其衰也，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。故周五序得其道，而千餘歲不絕。秦本末並失，故不長久。由此觀之，安危之統相去遠矣。

野諺曰：「前事之不忘，後事之師也。」是以君子為國，觀之上古，驗之當世，參以人事，察盛衰之理，審權勢之宜，去就有序，變化有時，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。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